

目 录

黔东北神兵活动地域示意图

概 述	(1)
民国《沿河县志》关于神兵的记载	(7)
民国《德江县志》关于神兵、红军的记载	(8)
大坝闹神兵	(9)
神兵犹如星星之火	(15)
德江“神兵”始末考	(16)
宛坪神兵起首战打黎纲	(25)
神兵区长高登云谈神兵	(29)
当年神兵谈神兵	(34)
沙溪、黄坝闹神兵	(36)
世乱荒年神兵大起	(41)
忆当年板桶水闹神兵	(44)
神兵围困曾八团	(49)
潮砥区神兵情况调查	(52)

回忆我组织牛渡滩神兵·····	(55)
英武溪神兵活动·····	(58)
何家坡神兵一瞬·····	(62)
印江神兵活动概況·····	(64)
鹿井神兵三次进攻印江县城·····	(67)
印江沙子坡“神兵”参加红军·····	(71)
沿河神兵团·····	(72)
晓井神兵·····	(74)
神兵活动威慑当局·····	(77)

(摘录旧档案中有关神兵资料十三篇)

- (一) 杨西堂 吴景唐给县长报告
- (二) 杨昌选 曾吉安给县长报告
- (三) 黎志诚给县长报告
- (四) 蔡 璜给县长报告
- (五) 冉行标给县长报告
- (六) 覃端甫给县长报告
- (七) 傅明堪等攻打彭家坝神兵后向县政府报告
- (八) 傅明堪、周厚元、戴泽膏给县政府报告
- (九) 熊兴堂向县政府申诉
- (十) 梅应照向省报告县两级小学校舍被毁 (摘录)
- (十一) 沿河邮局代德初向省报告
- (十二) 思南邮局孙德荣向省报告

（十三）印江县长罗秉权向省报告

德江何时因何筑城墙·····	（ 89 ）
神兵因何遭致失败·····	（ 90 ）
红三军致各县神坛书·····	（ 92 ）
神兵参加红军后首次发生的流血事件 ——新滩事件·····	（ 96 ）
关于杀害红军案调查报告（摘录）·····	（ 99 ）
我由“神兵”参加红军后·····	（ 104 ）
从神兵到红军浴血奋战十八年·····	（ 105 ）
谈神兵与红军·····	（ 110 ）
从“神兵”到红军游击队员·····	（ 112 ）
沿河县政府向省呈报战况代电六件（摘刊）·····	（ 115 ）
采访神兵资料拾零·····	（ 117 ）
杨秀山老红军回忆冉少波同志·····	（ 122 ）
廖汉生同志处回函铜仁地委党史办·····	（ 124 ）
卢仁槐同志对冉少波同志的回忆·····	（ 125 ）
红三军入黔前鄂西已有神兵·····	（ 129 ）
编后语·····	（ 132 ）

概 述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发生过一段较长时期的军阀混战（1911—1935年）。其时，统治贵州的军阀，先是以刘显世为首的兴义系，后是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由于军阀派系的纷争，人民受尽了百般蹂躏。加之天灾频临，疾病丛生，人民便陷入灾难深渊，而黔东南各县人民所受之苦则更甚一等，因地处黔省边隅，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历来经济贫困，再加上战争连年不断，部队往来频繁，苛捐杂税繁多，官绅乘势敲诈，歹徒趁机劫掠，常年食不饱腹，衣不蔽体，更是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果真是“政治不良，民不堪命”。

深受军阀官僚剥削压迫的黔东南人民，由于文化落后的原因，迷信鬼神，把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出“神仙”、“皇帝”来拯救的观念上。社会上流传出了“真命天子”自己却信以为真。多么希望早见天下太平啊！多么希望能安居乐业啊！然而，朝盼夜盼，愿望终成幻想，终成泡影。社会动乱日胜一日，苦难泥潭越陷越深。当时，德江煎茶溪廖百川先生曾作《纪乱诗》，真实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惨澹情景。其诗曰：“烽烟惨澹暗黔中，满目疮痍处处同。兵匪三年千里乱，乡邻十室九家空。忧民忧世头惊白，争地争城血染红。……”。“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

反抗”。黔东北人民就是在如廖诗所述的处境下，不堪忍受压迫和掠夺，而揭竿起义。假托“神”的作用，组织起神兵以反抗暴政。一地牵头，各地响应，处处闻风而起，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神兵运动。

神兵运动，宗旨是打倒乡闾，反抗政府，灭丁、灭粮、灭捐。打击对象是军阀部队、官僚豪绅。神兵作战有坚毅果敢、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它的战斗口号是“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平时练兵是这样喊，战场上拼搏亦是这样喊。“闻其声而知其形”，先声夺人，使军阀官僚，地主豪绅闻风丧胆。正安神兵初起，占据安场一带，自成一统，执政当局无能过问；德江神兵多次进县城，驱赶军阀部队，撵走昏官，自委县长，自征场镇税收、斗息，军阀官吏莫奈其何；务川、印江神兵两次三次地攻夺其县城，凭旧式刀叉等落后武器，甚至徒手与持钢枪火器之敌浴血拼搏，毫不畏缩，决没退后。各地神兵为了共同利益互通消息，互相支援，联合对敌。务川神兵支援德江神兵在稳坪打垮了黎纲部队；稳坪神兵支援泥池坝神兵在龙桥洞打垮了沈久成部队；德江神兵支援思南神兵在英武溪抗击了车鸣翼，廖怀忠部队；各县神兵团配合沿河神兵团在洪滩，在沙子抗击了杨畅时、黄福安部队，又在下坪抗击了黎纲部队，后又深入四川酉阳南腰界摧毁土豪冉瑞廷精心构造的冉家祠堂堡垒。这些战斗，神兵都表现了英勇顽强，通力合作的精神。军阀官僚对神兵恨入骨髓，怕得要命，诬蔑神兵是“神匪”，咒骂神兵是“妖魔”，凄厉喊叫“神匪发生，打倒

乡间，反抗政府，地方糜烂，秩序荡然。”四处出兵，恣意剿办，妄图一举扑灭。各地神兵机警应敌，此伏彼起，持续斗争三年之久，虽遭致了残酷的镇压，但最后走上了光明大道。

神兵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我们尚未来得及详实考究。据现获资料，神兵最早出现在鄂西巴东，1927年，巴东神兵为中共巴东支部张华甫教育收编，组建为工农革命军鄂西独立师。1928年，鄂西黑洞的神兵受贺龙同志联合，击败红军周围的反动武装，攻占鹤丰县城，后收编神兵，组建两个特科大队。其时，当地豪绅煽动一部份群众武装“反水”，组成“白极会”、“铲共团”与红军作对，后来，红军采取“杀尽老师，保护群众”的策略，将地主豪绅所操纵利用的神兵全部分化瓦解。

黔东北神兵最早出现在正安。1930年正安有王怀真、黄国安两大豪绅相仇杀，王怀真死，其弟王怀庆逃奔四川，回归途中遇到一回乡军官自称是“黑洞得道老师”，王遂请回正安组织神兵。当时蒋在珍坐镇遵义，派傅恒中旅在正安追剿神兵两年多，流散神兵逃至务川猫门又组织神兵，傅恒中跟踪追剿，有部份神兵投入了德（江）务（川）交界地石梁坝土豪曾昭贵的部队。后期，务德印沿思五县神兵起事，源于务川大坝。大坝人张羽勋从小孤贫，成人后参加背帮，长期在外走南闯北出卖劳力，壬申年，突然居家练神兵。他从何处学得此法，现已失传无法探求。务川大坝神兵兴起，首先传入德江稳坪。稳坪神兵首战过境军阀部队获胜，消息传遍四方，影

响极大，趋赴者众，神兵组织很快发展到全县。在稳坪、文新、潮砥、煎茶、城关、长丰、平原等区，凡人烟较为集中的村寨，几乎都设有神坛练神兵。据摸底统计，全县共有神坛48个，神兵达2万余人。德江神兵遍起，通过探亲访友的途径，传播到印江、思南、沿河等县与德江毗连地区，亦设神坛练神兵。据沿河调查统计，喝过神水的人约有四五千，真当神兵的近两千人。印江鹿井溪的神兵之起，是鹿井溪有人逃荒至四川西阳龙潭镇，遇一姓晏的游方医生，擅长画符练神水之术，被逃荒人请回鹿井教练神兵，尊称其为祖师。鹿井神兵首次攻夺印江县城失败后，这位姓晏的祖师又去务川搬来神将重练神兵，再两次攻打印江城。由是可见，这位游方医生毕竟不是四川人，或许是务川神兵中的一员。

神兵内部有铁的纪律，有互通情报，互相支援，密切合作，共同对敌，团结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凡愿参加神兵者，事先必须诚心诚意地到神坛内（也称佛堂）对神发愿，拈香盟誓：“不贪色、不贪利，倘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既在神坛盟过誓，则铭记在心，永不违犯。稳坪神兵打黎坝时，从马驮子内滚出白花花的光洋，无人擅取一块。黄坝神兵进德江城时，有一对男女神将违犯坛规，回去就被神坛处死。各路神兵进入德江城，只扎庙宇、不扎民房，即使因人多必须住扎民房，亦不许侵犯房主利益，违者，则当街当众惩罚。神兵入城，对普通百姓秋毫无犯，民心大悦。

神兵打倒乡绅，反抗政府的态度十分鲜明，不为利诱

不受威胁。雷鸣九部驻防德江，委部属罗雨生任县长，罗雨生派高登云去稳坪当神兵区长，利用高登云与神兵首领张羽耀、张羽让有表亲关系去笼络神兵，妄施招抚，未能实现。史肇周部张明修团巧施诡计笼络神兵，神兵进城后，见官兵就杀，不为张明修所利用。蒋在珍招安营长（后擢升团长）曾昭贵驻防德江，被神兵围困三日，最后抱头鼠窜。

军阀部队对神兵的镇压是疯狂的，残酷的，但神兵面临这种困境，却是不屈不挠的。印江鹿井神兵攻印江城时遭到驻军残酷屠杀，西门坝上尸横遍地，惨不忍睹，而且死者绝大多数是徒手相拚的女神兵，鹿井神兵并没因吃败仗而气馁。鹿井溪的民房被官兵烧毁100余幢，沿河被烧毁大小村寨13个，这些地区的神兵无家可归，仍然坚持对敌斗争到底。

黔东南各地神兵面临军阀官僚武装无情镇压，处于进退维谷之际，贺龙同志率领红三军从彭水进入黔东南，神兵首领冉少波等人闻之，去沿河晓井迎接，并在印江沙子坡召开神兵群众大会，发布了告各县神坛书。德江神兵首领张羽让，张金殿，张羽耀等在枫香坝张氏宗祠与敌决战后，亦投红军。红三军将神兵收编，先组建成纵队师，冉少波任师长，张金殿为副师长。师下辖神兵团（德江、印江、沿河、川黔边各为一团），团下辖支队。事后，凡流散神兵来投者，都编入纵队师。继后将纵队师改编为黔东南独立师，下设独立团，冉少波改任副师长。自此，黔东南农民武装起

来的一支支神兵队伍，光荣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征途。当年从神兵到红军的人，有的至今健在，在部队、或转业到地方工作，都肩负重任、担任要职，都有着一段艰苦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民国《沿河县志》关于 神兵记载

“政治不良，民不堪命，而一般无识者者流，练神兵于务川北之某洞，经三年之久，乃煽传各方。初起于德江之宛平（稳坪），继传于沿属之五谷溪、板场坝、夹石、毛田坪、枫香溪、麻井溪、谯家铺等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冬进攻沿河，行至沙子场之水田坝，经廖怀忠部击之，乃退。然四乡仍骚扰如故。直至二十四年（1935年）经地方明达分头晓谕，其祸始息。

六月……十七日（五月初六），贺龙因“神匪”之请求，乃移驻沿属之枫香溪及谯家铺一带。”

（摘自《贵州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2期载《黔东“神兵”》原文引自《沿河县志·前事·《神兵之乱》）

民国《德江县志》关于 神兵与红军的记载

二十二年，癸酉，八月，石梁坝曾昭贵投蒋丕绪任营长，带兵数百来城，强据学校，寻敖荣堂为仇。未几，神兵四起，连日攻学校，俱被伤亡溃退。

二十四年，乙亥，长堡一带红军滋扰，钱文蔚亲往沿江筹防，未得蔓延。

大 坝 闹 神 兵

张著贵 张著明 口述

吴顺修 黎世宏 采访整理

张幼孚 唐诗文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金竹乡大坝自然村，地处务川与德江两县交界边沿，与德江县农晨乡星光村紧紧接壤。全村现有居民除唐、何两户外，其余都姓张。根据民国《沿河县志》记载及民间传说“神兵起于务川大坝”，我们于1987年10月专程去大坝采访，得当地村干张羽昌的热情支持，召开了知情老人座谈会，并引导我们查看了当年大坝神兵练武场地，根据座谈记录，整理成篇，以飨读者。

1932年（民国21年），壬申，大坝就开始闹神兵，持续闹了3年。大坝村小竹园田弯寨上出了个人，名叫张羽勋，从小家贫，父母双亡，伶仃孤苦长大成人之后，参加“背帮”，经常南来北往，替人背运山货，卖苦力维生。他乳名东林，因头顶光秃，浑名“癞子东林”。他经常在外，不知在何时何地学会了一套妙法，能够画“神水”给人治病。壬申年2月间，他就在本

村专门给人画“神水”治病。治好了病，从不收取分文报酬。因此，远近村民前来这里提“神水”的很多。那时，张羽勋的年纪才三十岁出头点。

民国时期，大坝这地方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叫“忌戊”。相传：办庄稼要忌戊，若无忌戊，会得罪土地，土地降罪，则使种下去的种子生不起来。纵然生也长不好。戊日下地干活，不但徒劳无功，而且还要受罚。因此，每月逢戊日，大家都情愿蹲在家里休息。壬申年二月的一个戊日，记不清是戊寅、戊午，还是戊子、戊戌。张羽勋来到庙树下阴去了（迷信者说，人的阳魂入阴司直接与鬼向打交道、叫阴去），寨上的人感觉稀奇，都去看他。他神围观的人说，他是“佛主”，上天差他下凡救苦救难，凡人有病，只要喝了他的神水就会好。有些生病的人喝了他的神水，果然好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周围的，远地的，都有人来求他画“神水”治病。求“神水”的人络绎不绝，一天更比一天多，他除画“神水”外，还跳神，先用竹刀、木刀舞跳，后用真刀跳。喝口神水，大喊三声“砍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就挥刀乱砍。他自己砍自己，砍不进；旁人砍他也砍不进。本寨的、邻境的青年对他的武功非常羡慕，都暗暗跟他学艺。大坝有个土地庙，庙前长着三棵大油柿树，树身高大，枝叶繁茂，覆盖面广，人们称为庙树。庙树下草坪宽阔，好武的人们天天在这里练武，越练越惊险：将三尖牛角叉插于磨眼中，人翻上叉尖，将肚脐顶着中间一股叉尖打旋，皮肉不伤；仰身翻倒，手脚着地，肚腹挺出，用钢刀砍肚子，使

大力也砍不进去；用梭镖抵腰劲，镖尖抵肚皮上，刀可弯而皮肉不伤。到了这时，张羽勋宣布“我是在练神兵”。神兵中有神将，神将的名目多，有的自称“令公”，有的自称“令婆”，还有称“二郎”、“何仙姑”“文曲星”、“太白星”等等。都说是神仙附体，他就是神兵将领。

有一天，张羽勋突然阴去，向周围的人说：“明天仙家要下凡，皇帝要登位”。第二天前来练武的、观光皇帝登位的人比往常更多。梅子坝大寨上的香树坝小寨内，杨姓有一小孩来大坝村板栗林中拣栗瓣吃，其人肥头大耳，手长脚粗，十多岁了还无衣服穿，张羽勋说他就是皇帝。神兵们蜂拥前去将那小孩扶迎过来，藏在“令公”张著祥家楼上供养起来。张羽勋又说：“甘河黄羊坝藏有兵书宝剑，要“文曲星”官张钟银带着神兵去取兵书宝剑。他们说，只需取得兵书宝剑，皇帝就要坐朝。去取兵书宝剑时，是“太白星官”杨光前乘轿在前带路，回来时并没有取得兵书宝剑。据传。甘河黄羊坝盗牛山曾出过草寇，名叫吴三桂，吴三桂带兵反朝廷，没出得了朝，就将他的兵书宝剑埋藏在黄羊坝了。去黄羊坝的路分上十里、中十里、下十里，宝物藏在中十里。“太白星官”走的是下十里，把路带错了，他腰中宝剑在半路上凭空掉落，认为预兆不祥，退回来了。

兵书宝剑虽然没取得来，仍然坚持天天练神兵。当时正值兵荒马乱的年头，练神兵不但旨望皇帝登位，改朝换代，旨望保乡保境，不受外来侵犯。因为佛主张羽勋的神水灵验，远处来这里求神水的人也就越来越

多了。

癸酉年（1933年）3月，德江县稳坪坨底人张羽耀来大坝求神水治病，治好后，又求佛主教他画神水。二人攀谈起来，因大坝姓张的祖人是从稳坪铁坑坝搬迁来的，与坨底姓张的同是怀远老祖的子孙，张羽勋就将法术传授给张羽耀了。

张羽辉回到坨底画神水给人治病，一画就灵。求他的人多起来了，他又来大坝求佛主教他练神兵。佛主派出十二个神将去稳坪练神兵。黎司令官带着人马经过稳坪，神兵就打黎纲。这是神兵打的第一仗，一打就赢了。打仗过后，大坝神将回来讲，黎纲部队带的光洋和枪支很多很多，白花花的光洋撒在路上，神兵们没有拣他一块。大坝寨上曾当过区长的张钟正听到这一消息，觉得利用神兵力量有利可图，第二次去稳坪打黎纲时，他就亲自去。这次去的人有一两百，除大坝张佛主（张羽勋）、梅子坝杨佛主（本名傅炳章、随母改嫁后改姓杨）们是真神兵外，木油坝惯匪头子赵国清也带着他的人混去了。路经青茶坝过河时吉兆不好，那船左渡不过去，右渡也不过去。过河后，统一筹划是全部去扎平岭坝，居高临下，望阵出兵。刚到平岭坝，看见坨底神兵已向稳坪场开进，赵国清沉不住气，激烈主张下坡与敌硬拚。他不服调度，带着人马冲下坡去，那坡名叫土地梁，从上到下全是一级一级的石梯子路，坡脚地势开阔，早已被敌兵占据，谁下完石梯子，谁就与敌接战，神们全部下到坡脚，便与黎纲部队绞

着一团硬拼硬杀。佛主张羽勋被敌包围，并被按倒在地，刀砍不进，枪打不响，被敌人用刺刀捅屁眼捅死了。佛主牺牲后，神兵们退到坨底，在寺堡上安埋了他的遗体。他的儿子，乳名书周，书名张金学，后来，迁去德江县隆兴乡小地名猫上居住。

神兵从稳坪撤回大坝后，没休息多久，张钟正区长又主张去打务川县城，已经打进务川天主堂，因张钟正的儿子张著礼在柳塘河淹死，神兵就撤回来了。驻务川的军阀部队是蒋三师（蒋丕绪）的人，跟踪追来，见我宝山大林密，没有开战。张钟正以区长身份出面讲和，筹给80块光洋，作为敌军的伏马价，敌人同意退走。黄坝神兵听说官军前来打大坝，“玉皇大帝”覃茂斌带着黄坝神兵赶来救援。当地惯匪头子黄彪也混入神兵一道来，在桐油沟截住官兵便打。官兵使的是快枪，神兵用的是梭镖、大刀和牛角叉，神兵不敌。官兵认为神兵可恶，复回大坝，意图消灭神兵。大坝神兵见势不妙，全都避入山林。官军找不着神兵，就放火将佛主张羽勋和区长张钟正家房子烧毁。官兵撤走后，大坝全村就搞内室操戈，张钟正认为他家房子被烧是神兵惹来的祸，硬要强撤张著祥的房子来抵偿，将张著祥狠狠捆了一索，张著祥不服，去木油坝调赵国清的人来报仇，杀死张钟正及其手下共8人。正当大坝内室操戈不可收拾之际，坨底神将张羽让们投入红军

了，派人来大坝招兵，神将张著文就带了20多个神兵去到岩上枫香溪投红军。张著文在红军里当连长。当过红军而今健在的有张羽坤、孙茂堂、陈某某三人。张羽坤是打玛璃山后回来的。